



澡堂里的父子

□郭阳芳

有一种记忆可以很长，有一种思念可以很长，有一双手那手心的舒适和温暖，让我一生无法忘怀。

苍白的白发，额头的皱纹，大山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应该不只是背影。

这个故事是听来的。讲故事的是我的先生。他说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现在说来仍很感动，且发人深省，说给我听，我一定也会和他一样。

故事是关于一对父子洗完澡，穿衣对话的小片段，是他昨天去学校澡堂子里洗澡时看到的。因为是冬日，又是星期一，一大早8点刚过，所以澡堂子里洗澡的他、一个中年人外加一位老爷子。他进去时，中年人还在水龙头下，老爷子已经躺在搓澡的床上了。

学校的澡堂一直对外营业，因为票价比其他浴池便宜些，所以周围的居民也乐意前来。

他说一开始并没注意他们，只一味享受着这片刻的偷闲时光。他看到搓澡工在给老爷子搓澡，中年人隔一会儿便跑过去配合着帮老爷子翻一下身。这些都没什么，他看着很正常，真正让他感动的是，洗澡结束后。

中年人怎么说也有50来岁了。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帮老爷子用浴巾揩干了身上的水，然后又

一件一件地慢慢给老爷子递衣服，帮他拍下胳膊或腿。背心、秋衣、棉衣，每穿一件，他都会让老爷子休息一下，一点儿都不急。穿衣的整个过程，中年人一直围在老爷子身边，还说：“爸，你看你穿着的衣服有没有臃着的，我给你拽拽？”

先生说，中年人的这句话，不知怎的，一下子打动了。他。忽地，他很感动，甚至有些鼻塞。如若父亲在，他会不会这样？他能陪他洗澡，能帮他慢条斯理地穿衣服，也会问一句：“爸，你看你穿着的衣服有没有臃着的，我给你拽拽？”

他说，那一瞬间他很想上去和他们说句话，可又怕破坏了他们那一刻温馨的氛围。于是，他开始故意放慢了自己的穿衣速度。这时，中年人和老爷子都已经穿齐整了，可能是怕外面冷，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床上说是凉一会儿。

从侧面看，他们几乎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还有他们的声音，后鼻音几乎分不清彼此。

“爸，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吗？”他听见中年人问老爷子。话音有些试探的意思。

老爷子看了看中年人，没回答。中年人瞅了瞅老爷子又说：“是不是×月×日？”说完，他又接着自己的话问了一句：“是不是？”

“这是你哥的生日，你以为我不知道？”一来二去，他看到一脸褶皱的老爷子，眼睛里闪满狡黠的目光：“你知道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老爷子倒反问起了中年人。

“哈哈哈哈哈”，中年人大声笑着，一脸得意地说：“我怎么能忘了我父亲的生日？阳历是×月×日，阴历是×月×日，怎么样？”

老爷子不等中年人说完，自己亦像小孩子一样，嘿嘿乐了……

先生说，他从澡堂子里出来的时候，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们父子一眼。故事讲到这儿，我亦很感动，我知道，先生是想他父亲了，我也开始想我父亲了。



百味人生



专注

哈立德·奥马尔摄

张凤林诗四首

“七一”感怀

玉宇风清日月明，神州焕彩绽妍容。
青山竞翠恢弘显，碧水扬歌喜乐盈。
广场大妈偕柳绿，校园学子伴花红。
诗箋画笔传心曲，弦管同声颂党情。

大圣归来

回乡如入陌生地，直令老孙心半悬。
花果山开淘宝店，水帘洞聚创投团。
长龙高铁接天路，火箭新军震宇寰。
棚户旧邻何处去，安居广厦俱欢颜。

游镇赛莫莫格自然保护区

满天鹤鹑满湖鸭，细柳轻荷苇径遐。
疾迅狐貂冲翠浪，蹒跚猛犸踏平沙。
扁舟疑入璇台界，雅客惊闻阆苑花。
陶令林公吟咏处，依山枕水醉仙家。

瞻榆镇古榆树

临风迎雨屹沙川，历尽沧桑五百年。
绿叶虬枝修气正，长须老干筑根坚。

迎“七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白城雅集轩诗词楹联创作系列之四

安玉洲诗一首

听张文学讲古诗词感赋

君此为何事，重新执教鞭？
开篇平仄起，结尾李苏旋。
烟号雾云使，醪膺瀚海仙。
诗多神弄笔，才气贯云天。

马力诗一首

雅集轩印趣

暮年未觉老，印苑笔为刀。
研尽沧桑叶，重输嫩碧条。

李雪梅诗一首

寒塘觅钓

雁渡寒塘芦荻开，扬花弄雪任风裁。
空闻钓叟无寻处，却见双鸥结伴来。

孟丽华诗一首

南湖生态圈

荷塘融月色，苇海洒星光。
欸乃听归棹，与湖共梦乡。

谈

休

息

□朱光潜

一般人以为延长工作的时间就可以多收些效果，比如说，一天能走100里路，多走一天，就可以多走100里路，如此天天走着不歇，无论走多久，都可以维持100里的速度。凡是走过长路的人都知道，这算盘打得不很精确，走久了不歇，必定越走越慢，以至完全走不动。我们常说走路秘诀是“不怕慢，只怕站”，实在很片面。

很多人做事的通病就在怕站而不怕慢，慢条斯理地不死不活地挨，说不做而做着并没有歇，说做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许多事就这样被耽误了。我们只讲工作而不讲效率，在现代社会中，不讲效率，就要落后。

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做了无数的实验，所得的结论是，以同样时间去做同样工作，有休息的比没有休息的效率高得多。

世间有许多过于辛苦的人，满身是尘劳，满腔是杂念，时刻都为环境的需要所驱遣，如机械一般不停运转，没有一点儿人生之趣。这种人在事业和学问上都难有真正的成就。我认识许多穷苦的农人、孜孜不辍的老学究，和整天待在办公室的人，他们都令我有这种感想。

我们不但需要时间工作，更需要时间对我们所做的事回头看一。在现代紧张的生活中，我们车如流水马如龙地向前直跑，不留下一点时光做一番静观和回味，岂不是浪费生命。

我生平最爱陶渊明在《自祭文》里所说的两句话：“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现代人的毛病是“勤有余劳，心无偶闲”。



驿路随笔

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

0436—

3323838